

師

律

師律卷之三目錄

足兵第三

小序

恤軍

禁兵

郡兵

衛軍

軍戍

民壯

解律

卷之三

調募客兵

卷三

土著

農兵

納盜

抽丁

選兵

選鋒

勸募

蓄義

清軍

目錄終

師律卷之三上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足兵第三

小序

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易曰容民畜衆、此衆卽此此民也、惟有以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無事得以生養、畜之則聚處不散、有事易於召集、如澤居地上、潤乎土而不燥、地包乎澤、有以停而不流、兩相包含、而不害其多也、秦漢以來

然必救
生必然
之勢在
善循法
者固勢
補救

變爲京輔郡國之兵民始判其制亦未嘗
不善然法始甫立弊輒尋生致貽坐蠹廩食
之憂而竟莫之何此歷朝之救徵也國初
兵制內而京營外而司衛若棊置焉所以壯
國威者慮何深且遠也承平旣久游惰是安
尺籍雖存隊伍漸耗買閒占役掛名頂替之
竇種種不忍悉數一遇有警反藉民以衛竭
萬姓之膏以飽無用之卒無怪乎兵日弱而
民日困也則今日補偏救弊宜莫先於修復

屯戍以還。祖宗之舊而清查民壯務期人壯丁不爲勢家影占。庶幾民無養兵之害。兵習力作之勤。猶不失兵農合一遺意耳。

恤軍

洪武四年正月。上謂中書省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

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五年五月命中書省以綿裘賜遼東將較以衣鞋三萬給戍卒六月命中書省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緡給遼甘肅軍士七月命工部運文綺及綿戰襖詣大同以候給賞大將軍徐達征北軍士十一月上以西安河蘭諸處極邊苦寒戍卒艱苦命中書省以白金及綿布給之軍士十萬

餘人凡給白金三十三萬四百餘兩、綿布十四萬七千七百餘疋。六年三月、命德慶侯廖永忠督定遼糧儲、仍以戰衣皮襪各二萬五千給其軍。七年八月、詔天下有司體訪軍士戰歿及避難之民、歿在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許至京官爲存養。二十年、上諭兵部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養、身亾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效力於國、豈可忘

矜卹之
仁不費
役使之
義
聖主曲
思周悉
乃爾

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或亡有父母年老
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上又謂
中書省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
備行伍今新官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
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
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二十一年
上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
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
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趙庸所集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二十七年七月勅諭宋國公馮勝寬恤從役者俾無窘迫永樂元年上

慮內外將較不能撫恤軍士以致逃亾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亾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

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如百戶之例。年無事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親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嫗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歿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陞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嫗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於所管

之四年三月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上歎曰
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土瘠產薄未冬先
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
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宜視腹
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卽遣人運鈔賜之
大小官軍人各五錢以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
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五
年六月上諭禮部曰朕居深官猶苦炎暑每
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

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守衛卒有
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上曰、何不蚤言、曰
昨告守衛官不聽、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
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况遠外哉、謫
其官戍邊、九年、上嘗諭工部曰、雨雪連日、朕
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
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
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
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

出征者三倍給之、十年六月、命幼軍無妻室者、
官爲婚配、仍給鈔資其家、八月、樂亭縣丞楊直
言北京人民、在各衛爲兵、歿徙者戶無餘丁、遺
孤老無依、乞給口餉、遣還就親存活、從之、十二
年四月、上北征、駐蹕清風壑、命大營五軍諸將
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
萬全體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
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爲將素不得
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

撫恤無令失所。二十二年四月，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饑，衣則慮其寒，惟恐有失。蓋風雨寒暑，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文。具五月，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

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十月。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旣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晉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以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洪熙元年、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上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李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

舟中敵國蓋旣逞多有之矣。上爲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闕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旣食乃問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宣德元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五月調晉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上遣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蚤寒比他處爲甚凡備禦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將耳非撫綏得所人何以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

以成功名保富貴卿老成宿將當以此爲念五年正月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爲勞苦蓋自備軍裝爲難今後馬軍戶內再免一丁差役以助給之八月總兵方政奏獨石赤城鵬鶚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醫治療止諭禮部曰朕恒念邊軍勞苦況有疾乎其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療半年一更八年上嘗諭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

多立名目、哀取月糧、尅減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糧綿花布疋、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旣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九年、上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御史、朕惟兵政國家、太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飭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

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差貧賣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土司爲繇、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名色、剋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邇年勾軍違限、官

旗在外恣肆非爲已勅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
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
修莫此爲甚茲特勅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
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巡
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
擒拏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
仍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正統五年四月口外永寧開平龍等衛所軍餘
老幼各訴饑窘總兵官譚廣以聞上欲以邊

糧賑之、戶部言邊糧僅足備用、且軍餘賑濟無
例、上曰、軍餘亦人耳、可視其困弗救乎、其發
懷來衛長安嶺赤城堡倉豆賑之、八月戶部尚
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稔、請以綿布
折旗軍月糧兩月、上曰、邊士執戟豈暇耕乎
雖豐稔亦給以米、六年八月、上諭都察院曰、
朝廷優養士卒、常給之衣食、及時練習、以備用、
奈何爲將者、累不存恤、或役以佃牧、或役以興
販、或役以治私第、建祠廟、歲月不得少息、其

邊士卒艱苦尤甚、每操備屯積甫暇、輒令捕野
味、治薪炭、虐害多端、又有勾治補伍者、所隸軍
旗盡索其所攜、以致貧窘復逃、此豈朝廷優養
之意、將領爲國之忠、都察院其榜諭中外、如有
仍前爲害者、法司執治、無赦、七年十一月、叅贊
甘肅都御史程富、奏舊制守城軍、歲給冬衣布
花、下屯者不給、今陝西諸衛屯軍、調甘肅備禦
者、有司仍以常例、不給布花、乞矧守城例、給與
上曰、甘肅極邊地、備禦又役之重者、有司其卽

給之母緩十年八月靖遠伯王驥奏延綏安德旱災無收乞增備禦軍士月糧本色二斗戶部以供給艱難請循舊減支上曰兵所以衛民正宜蓄其銳氣邊地雖旱軍士月糧不可乏也俱增給之天順元年七月上諭戶部曰遼東抵陝西中邊官軍勞苦殊甚其遣給事中并戶部官各六人分齎白金往勞之每人賜二兩務令畫一計用白金七十萬兩有奇二年四月命發遼東廣寧官庫銀布給開元鐵嶺汎河海

州廣寧等處土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一疋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邊民有精壯、願出力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至是遼東都司、以所募者來報、故有是命、五月前府都督僉事顏彪、奏臣奉命帥軍士赴山西雁門關勦賊、軍士艱難、乞加賞賜、戶部議、去年赴陝西軍士、皆賞銀一兩、今赴山西者道近、宜減半

此明法
執持之
大臣

給之。上曰：臨邊之役，欲其出力，以禦寇衛民。若計道里遠近，而損益之，非所以齊一其心志矣。其給之如例。成化十三年九月，時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即可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營軍士，則每

歲給散冬衣布花卽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給故急與布疋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恣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旣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子俊服其言弘治十年八月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

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上翼日卽下詔各衙門。凡有所損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正德元年三月。賞楊威等營秋班操軍邵斌等若干人。各銀一兩。故事登極之賞惟降勅時見在者與焉。斌等九月番上在降勅後。以方營造泰陵。援春班例欲均賞。戶部覆謂均賞無例。上以供山陵有勞。特命減半賞之。嘉靖七年十月。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屢討園管官軍做工。

非是。祖宗朝所行，況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討軍做工，不曾開是禁，管摘撥未敢與奏知撥去。朕荅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該監再具本來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來不曾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但討團營官軍，着他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假若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

撥用工完卽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可也卿等從長計議來行一十九年上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槁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銀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未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隆慶元年詔內官監黑窰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

四人俱放歸原伍

禁兵

伏觀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燾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

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
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
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
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雖
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卽今團營內外官軍雖
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
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
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
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

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遑情調遣。又安擊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衝虜哉。及今若不蚤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燕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無定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耳。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圍營軍士，祇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

苦以勞其身而敵情不。奮錘以奪其習而
弓馬之藝踈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
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未何
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苦吏胥無賄
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捐
縱是真正子侄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
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
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
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

先年多有富室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嘗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繇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宜勅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揀，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侄者，卽時摘牌替役。庶

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第男子侄亦要查出。炤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卽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炤例揀選。仍查炤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炤。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正於三大營揀

存數內撥用。仍查炤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
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軍
士并不得改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
振之患矣

郡兵

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并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

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于是每歲分遣御史清覈，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未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宜。惟我

能如此
清理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
遵守焉方其初置爲軍伍也內通多是抽丁聚
集遠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旣久滋弊日滋或
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
居彼此相隱上下相朦送至簿卷難清挨究無
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
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今宜通行清理凡天
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干所原設
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

審則軍
卽是兵
何必召
募軍糧
卽是餉
何必加
派練軍
卽是練
兵何必
紛紛增
款項設
名色以
爲練兵
之官卽
有出征
應敵之

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繇。仍行戶部行
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
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
干。彼此炤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
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
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
數。以復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
怨。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
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

以給與
行糧矣
家鹽菜
之類以
給兵者
給之何
樂不爲
國家用
此本計
也宜速
圖之矣

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
有舊而壞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
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爲之製吾恐
日甚一日積而至千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
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

衛軍

此是關
用軍之
法制與
情實矣

宋兵雖
多步弱
而不可
用唐兵
雖多驕
悍而不
爲用今

祖宗之制不可輕變也。祖宗之兵制尤不可
變也。勦業之君百戰而得天下事定功成立爲
兵制是猶大匠自爲居室以貽子孫神農之作
醫書親嘗百草日遇七十一毒而後爲之者也
豈繼世守文之主草萊特起之相所能輕議而
遽變哉。漢兵三變愈變而愈衰。唐兵三變愈變
而愈橫。以世將統世卒者。聖祖之定制承平
日久驕惰而不可用者恒情也。論者乃欲舍軍

兩兼之
矣

而別議兵。夫軍之不可用。非軍之罪也。撫之無
恩。而練之無寔也。兵凶器。戰危事。軍歿士。將用
之致歿。而不恤其生。此逃軍所以滿天下也。拔
不精。則不勇。不勇則敗。將用之取勝。而不使之
不可敗。此彘軍所以滿天下也。厚撫則不逃。精
練則不彘。中外之軍九十萬。可以制天下有餘
用。而何必於更制養之二百餘年。而不用之一
旦。是有子而不之使也。用之一旦。而不練之平
時。是將任其子。而不知所以教也。有世卒而猶

議他兵猶事召募是有子而又必養他人之子也。夫物必有所繫而后不散。葉之根。網之綱。繫也。泛浮萍於江湖。則任其所之而已矣。召募者。浩乎其不繫。蓋非叛主之奴。卽燕賴之惡少。此其毒固待辨而施。待聚而洩。乃聚而授之辦。適所以階之亂而借之資。其坐食猶之軍。至於爲亂不可一撫而旋定。聖祖逆知其然而又知夫承平旣久。則人不樂於爲兵。一有募。則皆此輩也。故以世卒統之。世官重之。版籍宗族之繫。

以坐制其死命。此聖祖制軍之意也。軍之利
二、籍之既定。則有缺不待募。養之既久。則臨事
不可辭。卽有驕惰。可恩聯洽御也。赤子離慈母。
侍嚴師。則肅然拱立之不遑。何則。彼固子也。一
教而可馴也。家患其無嚴師。而不患有姑息之
子。國患其無良將。而不患有難御之軍。往者金
陵之變。振武新營之軍。非祖宗尺籍之軍也。
雲中之殺統帥。則以撫之失宜。卒亦一撫而旋
定也。英宗平石城盜。以甘肅延緩軍。武宗

平中原盜、以宣大軍。軍亦豈盡不可用乎。新營者召募之覆車。雲中者厚撫之明鏡。邊軍者精練之左驗。今邊軍漕卒居天下半。燕喜坐食者兩京內地四十餘萬人耳。此亦何難於精。苟得頗牧、以爲之帥、卽數十萬皆素教之子矣。故曰治兵非難、得將爲難。

軍戍

我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其存者、率柔脆聞杙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

間華林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筭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家竭帑庾以供軍竊謂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

之制耳何也。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來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繇斯道里既遠勾解送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卽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

爲勾解。不則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祇省清理勾解之煩。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濟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庶乎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乎。

起於天
順年開

緊要在
擇督捕
官

民壯

嘗思今日足兵之策，獨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爲經久可行之法。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機兵，或稱健步，或曰快手，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燕衛所處，卽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逞，燕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

擇里甲
之豪以
爲領目
尤便

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雇募等役亦未盡
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
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
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
不拘一律。大率以甲戶爲準。一戶編一名。大戶
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小戶丁單糧寡者二
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
聽役。縣小兵少者。一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
役。卽馬端臨謂教練必多。調發必簡之意。除有

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增隨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卽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其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既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卽得寓兵之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

世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

此蘇公是也法但一面言耳目之選兵二百是盡民皆兵若練之
於成其獲成之害亦勝言以擇民之材智者為之長而練之則
丁壯所聚又易於為亂言之者多欲挽之難用而儲於上空儲也

師律卷之三下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調募客兵

洪武四年五月 上命魏國公徐達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燕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率諸將較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

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永樂元年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操練上曰土官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率道當斟酌行之七年五月上以邊境調

直隸近
京官軍
更番條
操于京
師自永
樂二十
二年始

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充勝英雄勇猛十六字編勘令三十二年十一月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燕廢世種今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洪熙元年六月上諭兵部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

雜
初良

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心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上初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卽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報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按民壯原非

祖制始於是時 景泰元年五月少保于謙言

五軍操旗軍頭撥月支口糧五斗二撥四斗五
升三撥四斗近於河南等都司北直直隸大河
等衛所調來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撥
又減其五升乞一體支給爲便從之 成化元
年三月延綏巡撫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
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
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
不待驅使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

師律

卷之三十

足兵

三

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繇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十八年八月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銳等物徵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上是之弘治二年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

武壯之
選字定
於此時

李氏民
壯不遇
爲州縣
前齊
趨勿
之用耳

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
下。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
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
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
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
次。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炤天順元年例
行。正德七年時，近幸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
不習戰陣，欲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
師，而以京衛軍充戢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

操例、上卽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吉囊、
誘、
僅牧河西、俺荅阿不孩、引兵渡河、乞調山東、
長鎗手三千、事下兵部、尚書路迎等爭上言、山

東長鎗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徭，爲其長
於用鎗，善於走山，所司催募，以資保障。第每省
至六千名，不無充以老弱。今宜減半，務選精壯，
以一都司統之，取便住劄。候警赴援，仍調廻紩
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足三千
人。以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從之。
兵部言：薊州巡撫郭宗臬報虜警甚急，請調山
東鎗手河南民兵，及原選京營兵六枝，與保定
漢達官兵策應。上因薊州旣告急，京營土

卽日啓行山東鎗手亦令調往其保定漢官軍
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荆關亦係要地且賊近
宣府應否調發更熟議之於是兵部請畱保定
達兵其山東鎗手調赴薊州則河南民兵當移
涿州操練若急在東可聽薊州巡撫調用急在
西可聽保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上從之
乃止調保定達官仇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
衛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爲四部令歐陽
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

近畿州縣文武
常事擬
兵不救
止保守
京城

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鬪
堂與之間鮮不危矣上不聽命二鎮卒姑不
預徵寇若東犯卽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違
者重治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
師與京營兵雜練之三十二年十月命山東河
南中都入衛班軍仍遵舊制春班以三月初至
八月終還秋班以九月初至來歲二月終還付
戎政大臣督之凡工作毋許擅役初兵部因庚
戌虜患議併各入衛軍爲一班俱四月初入京

十月終放回及仇鸞誅兵部奉詔議營制乃請
仍分兩班春班以四月初至九月終還秋班以
六月初至十一月終還另爲營專設叅將統領
操練至是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請復舊制兵
部議覆從之三十四年二月詔簡山東河南兩
班民兵止畱精健三千人爲一班入衛汰去老
弱三千令每名歲徵銀三十六兩輸部以備修
邊從給事中甄成德御史黃國用議也四月兵
部尚書楊博奉 詔議京城民兵之設始自英

成虜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遽失月糧，於情不堪。且巡檢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於營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爲便也。請勅所司汰老弱，存精銳，其原出真保者發兵備道籍爲民兵。在京者仍隸巡捕叅將管攝，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逃者不補從之。三十七年七月初，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

調發。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分爭邪？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峰親詣查補。上曰：然。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

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尅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以聞、忬又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灤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旣而科部議上、請量調遼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

畢竟是
正議

武備不
修戰乃
將不得
其人耳

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遊擊趙伯勳引兵
駐昌平專護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
餘俱如議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
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日
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
十之六七上從之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異
悞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兵
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督楊選條上地方極
弊十五事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

告急、惟調客兵防守、圖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仍別議以聞、四十二年三月、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人、夫閩之亂、繇民變爲兵、兵變爲盜、其來漸矣、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

不假於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今驅浙兵以救閩臣竊懼夫浙之爲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爲守急則爲兵緩則爲農聚散之間兩有歸着卽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隣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較閱仍敘別所司功罪以聞

譚綸爲總督戚繼光爲總理既得其人矣如許經畫調度所以薊鎮五十餘年不至虜寇潰入

隆慶二年五月總督薊遼侍郎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第懼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

繼光成
法具有
何不一
守而
行之

傳

卷之三

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十。列爲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筭來督勵。務各負牆以戰。遇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墟潰入。亦願少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

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上裁擇從之。六月。譚綸復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

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合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

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巡關。攙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卽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臣請於振武營改設副將一員。駐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將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鎮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庶聲勢

相聯而於體統亦無所紊。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潦，正賦多逋，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舟八百，儻閩廣復有此請，徵費愈多，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旣久，不習爲

浙鎮用
兵自
底繼光

農他日戍歸必羣起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
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
臣請罷浙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談戰
則股慄拘之卽戎妻子相泣而別無何遂以應
兵爲奇貨而天下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有
兵各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繇鼓
舞之無具也况北人剛勁有膂力假能以待浙
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
兵之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

浙兵專爲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亦不得再調。請勅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上是之。三年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逶迤。旣解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而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

此事目前最宜講

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能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

萬人各一心。五也。將驍勇爲止。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旣不練。何暇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命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浴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濟。自有正門。美關則不實用。實用

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內之形也。二三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林薄蓊鬱。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能總。

此江陵
地特

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兵三千分
數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願陛下更予臣
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
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
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
紛曉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一員
不得已爲此言
以督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薊
鎮既有總兵乃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
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

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其督府
總兵宜令共相應援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
燕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上是之召
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
處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可
否以聞

土著

兵莫便於土著、莫不便於戍遣、戍遣則水土風氣未易習也、山川夷險未易諳也、墳墓家室未易離也、且力疲於道塗、財費於番易、法撓於逋逃、弊積於顧役、涼秋夜月、咸謳歌以思歸、爪期若愆、卽攘臂而生變、若轉輪艱辛、且未論也、土著有是乎、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卽其衆

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
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卽
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讎。外利給賞
勇於公戰功。相萬萬也。

此錯亂武室案之竟也

農兵

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爲鄰，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治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羈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蟻蝨，無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爲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驢，約束縱弛，劫掠四出，所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

強嚴禁不戢此爲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
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年復
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邈州縣一二富家又坐商
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害
民之病不堪者三也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求
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
已卽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
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爲計也今日客兵所在
宜略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時將

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爲保甲。分爲守
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
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爲處給。不妨農
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
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卽給
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
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北虜舉國入寇。我民
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
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神世衛

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費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國家增懍、抑且爲地方復讐、鼓舞易從、勇氣自倍、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

的呈守邊良策

納盜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

宋之宗

岳兩名
柄皆收

羣盜而
用之以

毒攻毒
非大醫

生未可

多招徠羣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
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警其氣。使遵我之紀
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伍難。已嘗放肆
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
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
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
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
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
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界部曲

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恣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

周
密
實
即
力
行
之
者

抽丁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
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
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
地、有畱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
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
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
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幾三、百
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

族積之幾三百年而謂正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嗟夫非其所樂。苙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蟻虱于道途。戈鋌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疲。馬躋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賈怨。溺者惑于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國家之

天下事
十九壞
于賈怨
守常常

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膺調者乎？甚至
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
功臣之役者乎？繇國初以至于今，幾及三百
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
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
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
罷其勾，空其伍，餘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
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
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

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卽不幸而十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爲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之補限而已。然亦及于户在丁存者也。丁户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連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矣。夫户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

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藉其歿力、宜爾也。業產丘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繫矩也。故嘗曰、以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主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

而告許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則衛所之丁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業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

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

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

懽然樂從者乎。集其丁而公審之。敢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魚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二金爲步。三四金

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以堡不守矣。使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

決已着
說何得
秘之

則令曰有願因乘寒。卽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兵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此篇與
世行
並諸而
深思之
可以相
天下士
矣

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
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
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
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
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
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
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
可以爲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

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乃盡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武藝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

亦或偶
備一時
之用世
不可任
耳

廢而但不可必耳。惟素負有膽氣，使其再加力
大豐偉，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然此不
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
偉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
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於外，第一選人以精
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
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游滑，寧用
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
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懾氣易於振作。先

至誠宜
在先

少保此

種議論

識見幾

同王伯

安

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卽繼之以重
恩。結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効
之方也。若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
而恩不感矣。是故成天下之功。辦大下之事。不
過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
但威嚴不能偏行。永守。寧無阻壞。而所以使威
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
情。真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
孝子且不能無後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

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庶威嚴有濟。不然則威反有怨。嚴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月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又要回家。渠此

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唯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某官生管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管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

編記每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炤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炤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

兵中帶原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炤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圖處炤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處炤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炤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

所住地名處。炤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爲某器，卽填於腰牌內習藝空
內。連人一炤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
立填記牌下處處。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
登錄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卽將一
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炤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
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炤隊長挨填給
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

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炤一哨之汰。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炤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炤式內驚驚次序。前後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

長責哨長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
前來對讀腰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
統束。雖生兵烏合。今日入彀。今日卽可鈴束。卽
成軍容。旣成軍容。卽不能更換。而制馭分合。卽
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
練。若再至通完。仍炤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
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須
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
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才，以助觀聽，以咨籌略。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技，鷄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接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而錄之。凡沉謀秘略，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

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
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
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
使佐攻才力躋健能猿騰鵲擊踰溝越壘來往
無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著
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譎凡此倫類但負一
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繇智將之所裁
量爾其待遇資級則隨才爲差次

一選不可拘方蓋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敦

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洩
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
受勇怯然也旣言秦晉人勁申屠之子在於嶢
關杜洪之將在於瀝水則秦晉何得而稱勁吳
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
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
明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偃屍而威加魏
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
王離殺趙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

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
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
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亾之國恤寡之
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
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歿於易
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
何得而稱銳而涼隴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
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
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

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鷄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并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來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仗者方爲招收，而身才

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才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向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自並

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兼習武藝戰鬪。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勦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勅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躋健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

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死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背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倖免之士

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繇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太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蓄義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言
秘妙至

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清濟極
害矣卽
據法清
足而不
知所以
用之此
軍終成
何

清軍

去亦直捷

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俱得徑自勾補宣德
十年該本部題革節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衛
每年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
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三本一本畱部一本轉
發各司府州縣炤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
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
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漏等項查炤各司府州
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

立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况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

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下而作燕，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旣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

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簡覈無法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騰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爲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

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爲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爲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

將如起
月
是
將
如
起

單式樣令焰式刊刷備將以前逃故軍士每名
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
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焰各
清勾仍焰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
送部存焰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
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
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
叙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
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

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焰依發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焰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止列橫格開單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焰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繇及解

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充軍繇填寫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縣亦行焰填註以憑查焰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許收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焰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者卽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廻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

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烙。若將有勾軍丁自到日爲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叅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挨燕者，查烙軍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烙。老弱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畱該州縣候出勾解衛，及老疾故絕逃移，跟

幾人矣

師律

卷之三下

足兵

四

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不獲仍烙印比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實員職名及里甲鄰佑姓名俱烙印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者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烙印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烙印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

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五年內發去軍冊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弔各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卽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違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并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

師律

卷之三十六

聖

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若猶以爲煩。而自本年軍單旣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矣銷。而不改之例旣嚴。捏故之條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

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
所發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
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繇矣。軍之逃至三次
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
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
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
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於煩
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法不憚於無憑。故
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踈。變以時

師律

卷之三

吳

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

師律卷之三下

終